

喧哗与骚动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主编 刘硕良

「美」威廉·福克纳 著
(196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李文俊 译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喧哗与骚动/(美)福克纳 著;李文俊 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3. 1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ISBN 978-7-5407-6152-3

I. ①喧… II. ①福…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95551 号

责任编辑:库文妍

封面设计:居 居

出版人:郑纳新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087201-833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山东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880mm×1 230mm 1/32

印张:11.5 字数:224 千字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888)

新时期有数的宏伟工程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总序

刘硕良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作品的译介,不自今日始。早在二三十年代,一些获奖作家的作品就介绍到中国来了。我们久已熟知的文学名著,如《约翰·克利斯朵夫》、《静静的顿河》、《布登勃洛克一家》等等,都是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代表作。不过,以往这些译介都没有特别着眼于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一角度,甚或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它,而且所介绍的数量有限,大部分获奖作家还不为中国读者所知晓。

适应改革开放大潮推出的这套壮观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不同以往的零散译介,它以系统介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作品为己任,凡是这个头号国际文学大奖的得主,都要尽量为之单独选出一卷,体裁不限,长短不拘;每卷均有译序和授奖词、答词、生平年表、著作目录,力求给读者提供一个能真实地反映诺贝尔文学奖及其每一得主的风貌的较好版本。不仅过去译过的获奖作家的若干名著要适当选入本丛书,更要深入地介绍许多尚无译文、尚未在中国展露其庐山真面目的获奖作家的代表作。即使过去已有译介的作品,收入本丛书后,译文作了更新或校订,并增加了前言、附录,其译介的深度和精确度也已胜于旧译。

为什么要如此兴师动众,有计划有系统地出版这么一套大型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呢?当1983年丛书头四种问世时,就有人表示过怀疑。随着社会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丛书各卷的陆续推出,随着人们视野的逐步开阔,在经历过从简单否定到一味推崇两个极端之后,对诺贝尔文学奖持客观的有分析的科学态度的人是越来越多了,这套丛书的价值和作用也已为文学界、新闻出版界和越来越多的读者所认可了。但人们的认识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直至现在,仍然有人不很理解:“诺贝尔文学奖不是资产阶级的吗?不是带有地域和政治偏见的吗?为什么我们要以它为标准来划线呢?……”为了更清楚地说明丛书的出版意图,回答关心它的同志的疑问,趁丛书加快出版进度、力争两三年出齐九十卷,并采用统一的封面设计,各卷逐步纳入新的外形框架的机会,增写了这篇总序,谈谈这套丛书的缘起和设想,以进一步和广大读者沟通,并就教于各地方家。

* *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1979年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在长沙召开,首次确定了地方出版社“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涉足外国文学领域的出版社很快由两三家增加到几十家。1980年冬才挂牌的漓江出版社面对并起的群雄,面对人民文学、上海译文两家最具权威的老牌出版社,感到要在众山夹峙的缝隙中走出一条生路来,非另辟蹊径不可。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推出了以《保尔和薇吉妮》、《白夜》、《巴黎的忧郁》开头的小开本“外国文学名著”系列,也正是基于要自成特色、要开拓新领域、要出一批名著而又少重复以至不重复“人文”、“译文”足印的考虑,当郑克鲁和金子信两位先生1982年联合建议推出

诺贝尔文学奖丛书时,我们很快就接受了。

不错,文学不同于自然科学,文学奖的颁发往往会和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相联系。诺贝尔文学奖既生发于资本主义社会,就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包括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烙印。意识形态的不同,价值观念的不同,常常导致人们对文艺作品及其评奖工作的认识上的歧异。大家看到,一年一度诺贝尔奖的评选,物理学奖、化学奖、医学奖的得主,一般都众望所归,极少异议,而文学奖就比较麻烦,不时会引起这样那样的诘责和批评。是不是一有非议就证明评委们评错了呢?恐怕还不能这么看。文学作品的特性本来就容易使它言人人殊,不像自然科学成果那样有比较统一的、公认的、可以量化的鉴评标准,加之诺贝尔文学奖本身虽以张扬“理想主义”相要求,实际衡量和掌握时却有很大的选择空间,外人无从得知其内幕详情——即使是评委也不得透露近 50 年的有关档案,所以,在批评意见和评奖理由之间有时很难径情直遂地作出谁是谁非的判断。但抛开这些因素不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工作主观上存在某种局限。有时囿于视野或偏见,以致较次要的作家获奖,更显要得多的作家却名落孙山的情况,是确实有过的。

以地域来说。诺贝尔文学奖从 1901 年开始颁发,到 1991 年止,中间有 7 年因战争未授奖,有 4 年每年授予 2 位作家,实际得奖作家共有 88 位(萨特未领奖)。他们分布在 5 大洲 30 个国家,而主要集中于欧美,其中法国 12 人,美国 9 人,英国 8 人,瑞典 7 人,德国 6 人,意大利 5 人,西班牙 5 人,俄苏 4 人,挪威、丹麦、波兰各 3 人,爱尔兰、瑞士、智利、希腊各 2 人,比利时、南斯拉夫、捷克、冰岛、芬兰、以色列、尼日利亚、埃及、南非、印度、日本、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墨西哥、澳大利亚等 15 国各 1 人。尽管评委会近几年第一次颁奖给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优秀作家,受到舆论的广泛好评,人们仍然觉得还有一些地区和国家的杰出作家理应更早更多地进入获奖行列。就拿亚洲来说,获奖作家迄今仅

有2位,而北欧却有12位,悬殊如此之大,无论就各地区的文学状况或就其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来说,都未必与实际相副。造成这种悬殊显然不单纯是亚洲文学翻译介绍少所能解释得通的。

以作家来说。一方面,托尔斯泰、博尔赫斯这样一些文学大师未能获奖,总使人不免有遗珠之感(受损害的绝不会是这些大师本人),特别是拿他们和某些获奖作家的实际成就与历史作用相比较,更让人难以理解评奖的天平究竟是怎样倾斜的。另一方面,某些对社会主义持反对态度的作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流亡作家得奖,除了他们文学上的业绩外,明眼人都不难看出其中政治因素所起的作用,不然为什么不授给那些文学成就显然更高而思想比较进步或者比较持中的著名作家呢。

凡此种种,都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缺陷和不足。其实,任何文学奖的颁发都有一定的政治倾向和侧重角度,都受一定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制约,不可能十全十美、皆大欢喜。我们无意苛求诺贝尔文学奖,要它绝对公正,完美无缺;指出诺贝尔文学奖的局限,只是要如实地对它加以评价,不盲目地把它看得至高无上。不唯“诺贝尔”马首是瞻,不患“诺贝尔情结”。对任何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及其获奖作家作品在内,我们都应该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独立的评判。盲目崇拜是最没有出息的。

明乎此,我们还要出版诺贝尔文学奖丛书,我想至少有三层考虑:

一、诺贝尔文学奖毕竟奖励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杰出作家,他们的优异作品已成为世界文学宝库和人类共同财富的一部分,值得我们认真地研究和借鉴。许多举世公认的名家,如罗曼·罗兰、法朗士、莫里亚克、纪德、萨特、加缪、奥尼尔、福克纳、海明威、吉卜林、肖伯纳、叶芝、艾略特、贝凯特、托马斯·曼、黑塞、伯尔、肖洛霍夫、皮兰德娄、显克维奇、阿斯图里亚斯、聂鲁达、马尔克斯、帕斯、塞拉、拉格洛夫、汉姆生、泰戈尔、川端康成、索因卡、马哈福兹、戈迪默……荣膺了诺贝尔文学奖桂

冠,使这项大奖当之无愧地拥有不凡的品位和隆盛的声誉。有些获奖者在世界范围内影响不算很大,但在其所在国或所在地区仍然占居重要的位置。至于有些作家获奖时呼声甚高,过后则影响减退,这在某种意义上应该说是正常的。中外文学史上都有一些作家如彗星划过天空,不能把光亮久留人间,但这并不排斥他们的价值有朝一日又可能重新得到人们的发现和承认。文学现象纷繁多变,我们很难简单地从获奖者一时声名的盛衰来断定其当年获奖是否允当。

二、诺贝尔文学奖毕竟是本世纪以来国际上最重要、最持久、最有影响的文学现象之一,它对各国各民族众多作家的吸引力是有目共睹的。这一点,即使从它有时授奖欠公而引起种种议论也能得证明——证明它为世人为文坛所普遍关注。对于这样一项大奖,这样一种辐射面宽广、渗透力深远的国际文学现象,世界各国都颇为重视,我们中国作为文学大国,理应对它有尽可能如实的客观的了解,理应在占有丰富资料的基础上对它进行科学的审视和独到的评析,如果我们不系统出版其作品,又有什么根据对它发出这样那样的指责和议论呢!

三、出版“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不等于不加分析地全盘肯定这个大奖和所有获奖者及其作品。如前所述,获奖的不见得完全处于同一水平线上,未获奖的并不因此而贬损其价值。我们组编诺贝尔文学奖丛书,无非是在新时期改革开放潮流的促动下,从新的角度多开一扇窗口,对北京、上海已出的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和 20 世纪外国文学丛书起一点补充配合的作用,丝毫没有以诺贝尔文学奖为标准来对外国文学作品划线的意思,当然也就谈不上以它来识鉴和取舍所有外国文学作品了。即从漓江出版社来说,我们在出版“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的同时,还推出了一系列其他外国文学名著和“法国 20 世纪文学丛书”、“域外诗丛”等众多的外国文学作品,诺贝尔文学奖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

尽管如此,作为新时期我国翻译界出版界一项有数的宏伟工程,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仍以它新颖的角度、诱人的色彩,受到了广大文学工作者和文学爱好者的欢迎和关注,得到了社会多方面的支持和鼓励。全国“八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包括了这套丛书。在新闻出版署主办的首届(1980—1990)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评奖中,这套丛书有3种——福克纳卷《我弥留之际》、莫里亚克卷《爱的荒漠》、阿斯图里亚斯卷《玉米人》同获一等奖,占一等奖图书总数19种的15%。许多作家赞扬和购藏这套丛书,一次邮寄数十元、上百元到书店、出版社成批购买的不在少数。历届全国书市和在香港主办的中国书展,都把这套书作为重点陈列的展品。新华社多次用中外文向国内外播发丛书出版消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解放日报》、《文汇报》、《读书》、《世界文学》、《中国翻译》等大报刊以及中央电视台、国际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多次介绍这套丛书。唐弢、李文俊、彭燕郊等知名作家都撰写过评论。丛书的影响甚至越过了国界,一些国外人士将这套丛书的发行,视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重视洋为中用、对诺贝尔文学奖持郑重态度的一个标志。瑞典诺贝尔图书馆收藏了丛书精装本,文学奖两位评委会见过丛书主编,谢尔·埃斯普马克教授并专程访问了漓江出版社,瑞典驻华大使馆和瑞典有关机构还在提供版本等方面给予了友好的帮助。丛书的出版无疑有利于文化交流,也有利于瑞典皇家学院更多地了解中国的文学。

* * *

出版大型丛书,通常会有一个庞大的编委会,而编委会真正起作用的未必很多。“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的出版,不仅在书的内容和形式上有所开拓,在书稿组织上也希望做点新的尝试:不重名而贵实,

一切以质量为依据,以实效为依据。

首先确定总的构想和框架:在研究的基础上翻译,翻译与研究相结合,力求使每一卷成为了解该作家的优良选本并起一定的向导作用。这个总目标主要是通过四个方面的工作来实现的——

一、篇目:由于诺贝尔文学奖绝大多数是表彰某一作家的整体创作而不特指其某部作品,译本选目必须从授奖词中提名赞扬的作品和史家公认的作品中挑选,首先侧重其代表性和影响力,保证选目的权威,同时适当顾及篇幅、可读、整体平衡和少与其他译本重复等因素。

二、译文:尽量从原语种较好的版本直接移译,即使是译者寥寥可数的小语种作品仍绝大部分译自原著。由于组稿困难个别需要转译的,或采用原著者自己翻译或认可的译本,或设法以原书进行参校,力求忠于原文,接近原文。译作以新译为主,少数旧译在收入丛书时作了必要的校订。希望较多地保持丛书的新鲜感,并传留一部分已有定评的佳译。

三、前言:务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作家作品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评论。强调占有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融入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只要言之有物,决不吝惜篇幅。福克纳卷的译序就长达4万余言,等于一本出色的福克纳导读或研究福克纳的入门小册子。

四、附录:尽量收齐授奖词、答词、重要访谈录和生平年表等有关“配件”,给读者提供较多的信息,提供据以作出自己评判的原始材料。这部分文字名为附录,实乃凤尾,读者对它的兴趣绝不在正文之下,而且不可不读。

我们设想通过这些安排,在各卷有限的篇幅内扩充容量,提高质量,并共同形成特色,树立整体优势,不独使我国首次译介的作家作品引人注目,即便我国介绍过的作家作品也能显示出新的翻译水平和出版水平,让购置了其他版本的读者仍然会对诺贝尔丛书中的新版本发生兴趣。

总的框架和构想确定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遴选和延请对获奖作家研究有素并能胜任译撰工作的专家来主持各卷译事:提出选目,组织翻译,撰写前言,辑录附件。这些工作有的由主持者一以贯之,有的则由他组织同道合力进行而最后总其成。实践证明,各卷主事人选准了,工作做到家了,整个丛书的质量就有了最基本的保证。

值得庆幸的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名气和中國知识分子赤诚的事业心使我们顺利地得到了语种齐全、实力强大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以及北京、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广州等地许多专家的大力支持,先后共襄此一盛举的老中青优秀翻译工作者多达二百余人。像董衡巽、冯亦代、赵少伟、吴劳译海明威,李文俊、陶洁译福克纳,巫宁坤译斯坦贝克,施咸荣译贝凯特,柳鸣九译萨特,罗新璋译纪德,桂裕芳译莫里亚克,林秀清译西蒙,高年生译伯尔,刘习良译阿斯图里亚斯,吕同六译皮兰德娄,力冈译肖洛霍夫,高慧勤译川端康成,李野光译埃利蒂斯,林洪亮译显克维奇,绿原译米沃什,文美惠译吉卜林,杨武能译海泽,郑克鲁译杜伽尔,郭宏安译加缪,章国锋译豪普特曼,王逢振译赛珍珠,吴岳添译法朗士,倪培耕译泰戈尔,邵殿生译索因卡,裘小龙译艾略特,刘星灿译赛费尔特,申慧辉译肖伯纳,黄梅译高尔斯华绥,石琴娥译拉格洛夫,李之义译海顿斯坦姆,林桦译延森,朱炯强译怀特,宋兆霖译贝娄,荒芜、汪义群译奥尼尔,潘庆龄译路易斯……都可说是恰当其人,有些人选甚至是国内再好不过的人选。他们长期研究所译的作家,熟悉其全部作品和风格,了解外界有关的评论,自然最有条件选准篇目、把握译文,也最有条件写出高水平的前言来。

* * *

丛书起初是分辑出版的,每辑各书在年代、国家、体裁上稍加搭配并有框架统一的封面,但辑与辑之间年代交叉,封面各异,读者保存和查找感到有些不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特邀著名装帧设计家陶雪华女士统一进行整套丛书的设计,各卷封面统一,书脊上标明获奖年份,便于读者按年代先后排放。平、精装本均有前后环衬、作家肖像和丛书总序、总目,精装本还增加了彩印函套。过去已出的各卷,重印时将统一调整,个别卷为两位作家合出的也将单独分开。预计到 1993 年,如果还有两位作家获奖,丛书就将恰好排满 90 卷,以后新增 1 位增出 1 卷,“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这项系统工程也就大功告成并能不断增加活力了。

与丛书配合印行的还有正在编辑的《诺贝尔文学奖词典》和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回顾诺贝尔文学奖的权威著作以及分类选本等。相信丛书出到八九十卷以至上百卷并有各类相关产品相继问世时,一座座华美的文学殿堂将吸引更多的读者一道跨入充满希望的 21 世纪的壮丽征程。

衷心感谢译者、读者和社内外同仁的携手合作!

衷心欢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指教!

1991 年 12 月 26 日

瑞雪天于桂林

续 记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自1983年6月开始推出,至2002年已出82种,此后一度延搁。2012年,郑纳新社长重新启动这一重大工程,出版了柏格森、纪德、福克纳等卷,目前出书总数已占获奖作家总数的近80%。与此同时,出版社还在着手重印部分已有译作,并结集出版1901—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和获奖演说》、《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传略》、《诺贝尔文学奖作家论》,计划2015年诺奖丛书出到110卷左右,大致跟上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进度。丛书印制质量也将改进提高,2012年起新出及重印品种全部精装面市。请读者继续垂注。

刘硕良谨识 2012年

南宁·南湖之滨

译本序

李文俊

《喧哗与骚动》(*The Sound and the Fury*, 1929)是美国20世纪最有成就作家之一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 1897—1962)的第一部成熟的作品,也是福克纳心血花得最多,他自己最喜爱的一部作品。书名出自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第五幕第五场麦克白的有名台词:“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原文为:“it is a tale told by an idiot, full of sound and fury, signifying nothing.” “sound and fury”如直译,应为“声音与狂怒”。拙译沿用了朱生豪、袁可嘉先生的译法。杨周翰先生则主张宜迳用直译。书名与沙翁原文不同之处是在sound与fury之前加上定冠词“the”。)

小说的故事发生在杰弗生镇上的康普生家。这是一个曾经显赫一时的望族,祖上出过一位州长、一位将军。家中原来广有田地,黑奴成群。如今只剩下一幢破败的宅子,黑佣人也只剩下老婆婆迪尔西和她的小外孙勒斯特了。一家之长康普生先生是一九一二年病逝的。他在世时算是一个律师,但从不见他接洽业务。他整天醉醺醺,唠唠叨叨地发些愤世嫉俗的空论,把悲观失望的情绪传染给大儿子昆丁。康普生太太自私冷酷,无病呻吟,总感到自己受气吃亏,实际上是她在拖累、折磨全家人。她念念不忘南方大家闺秀的身份,以致仅仅成了一种“身份”的化身,而完全不具有作为母亲与妻子应有的温情,家中没有一个人能从她那里得到爱与温暖。女儿凯蒂可以说是全书的中心,虽然没有以她的观点为中心的单独的一章,但书中一切人物的所作所为都与她息息相关。物极必反,从古板高傲、规矩极多的旧世家里偏偏会出现

浪荡子女。用一位外国批评家的话来说,是:“太多的责任导致了不负责任。”^①凯蒂从“南方淑女”的规约下冲出来,走过了头,成了一个轻佻放荡的女子。她与男子幽会,有了身孕,不得不与另一男子结婚。婚后丈夫发现隐情,抛弃了她。她只得把私生女(也叫昆丁)寄养在母亲家,自己到大城市去闯荡。哥哥昆丁和凯蒂儿时感情很好。作为没落的庄园主阶级的最后一代的代表者,一种没落感始终追随着昆丁。这个“簪缨之家”的子弟极其骄傲,极其敏感,却又极其孱弱(精神上、肉体上都是如此)。他偏偏又过分重视妹妹的贞操,把它与门第的荣誉甚至自己生与死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凯蒂的遭遇一下子使他失去了精神平衡。就在妹妹结婚一个多月后,他投河自尽了。对昆丁来说,“未来”是看不见的,“现在”则是模糊不清的一片混沌,只有“过去”才是真实清晰的。昆丁本也想与妹妹“一起进地狱”,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与蔑视、鄙视他们的世界隔绝开来。这一点既然办不到,他只得采用结束自己生命的办法,免得自己看到事态朝他不喜欢的方向发展。表面上他是为妹妹而死,实际上则是为家庭的没有前途而亡。归根结底,康普生一家的种种不幸都是庄园主祖先造孽的恶果。蓄奴制固然损害了黑奴,它也给奴隶主阶级及其后裔种下了祸根。

杰生是凯蒂的大弟。他和昆丁相反,随着金钱势力在南方上升,他已顺应潮流,成为一个实利主义者,仇恨与绝望有时又使他成为一个没有理性、不切实际的复仇狂与虐待狂。由于他一无资本,二无才干,只能在杂货铺里做一个小伙计。昆丁对凯蒂的感情是爱,杰生对她的感情却只有恨。因为他认为凯蒂的行为使他失去了本应得到的银行里的职位。他恨凯蒂,也连带着恨她的私生女小昆丁,恨关心凯蒂母女的黑女佣迪尔西。总之,他恨周围的一切,从他嘴里吐出来的每一个字仿佛都含有酸液,使人听了感到发作并不值得,强忍下去又半天不舒服。除

① Ann Massa: *American Literature in Context*, IV, 1900—1930, Methuen, 1982, 第192页。

了钱,他什么都不爱。连自己的情妇,也是戒备森严,仅仅看作是做买卖交易的对手。他毫无心肝,处处占人便宜,却总是做出一副受害者的样子。他玩弄了一系列花招,把姐姐历年寄来的赡养费据为己有,并从中吮吸复仇的喜悦。书中描写得最令人难忘的一个细节,是康普生先生殡葬那天,凯蒂从外地赶回来,乘机想见亲生女儿一面的那一段。凯蒂丧魂落魄地追赶载有小昆丁的马车那一情景,感染力极强,使人认识到凯蒂尽管有种种不能令人满意的行为,本质上还是一个善良的女子。而对比之下,杰生的形象愈益令人憎厌。另外,他用免费的招待券作弄黑小厮勒斯特,对外甥女小昆丁的扭打(不无色情动机的)与“教育”,也都是使人物性格显得更加突出的精彩的细节。杰生是福克纳笔下最鲜明、突出的形象之一。作为恶人的典型,其鲜明饱满,达到了莎士比亚笔下经典式恶人(如埃古、麦克白夫人)的地步。然而,对杰生的揭露,却偏偏是通过杰生的自我表白与自我辩解来完成的。这正是福克纳艺术功力深厚的表现。杰生和“斯诺普斯”三部曲中的弗莱姆-斯诺普斯一样,都是资本主义化的“新南方”的产物。如果说,通过对康普生一家其他人的描写,福克纳表达了他对南方旧制度的绝望,那么,通过对杰生的漫画式的刻画,福克纳又鲜明地表示了他对“新秩序”的憎厌。福克纳说过,“对我来说,杰生纯粹是恶的代表。依我看,从我的想象里产生出来的形象里,他是最最邪恶的一个。”

班吉是凯蒂的小弟弟,他是个先天性白痴。一九二八年,他三十三岁了,但是智力水平只相当于一个三岁的小孩。他没有思维能力,脑子里只有感觉和印象,而且还分不清它们的先后,过去的事与当前的事都一起涌现在他的脑海里。通过他的意识流,我们能够体会到:他失去了姐姐的关怀,非常悲哀。现在家中唯一关心并照顾他的,只有黑女佣迪尔西了。虽然按书名的出典理解,班吉这一章可以说是“一个白痴讲的故事”,事实上福克纳还是通过这个杂乱的故事有意识地传达了他想告诉读者的一系列的信息:家庭颓败的气氛、人物、环境……按照批评家

克林斯·布鲁克斯的说法,这一章是“一种赋格曲式的排列与组合,由所见所闻所嗅到的与行动组成,它们有许多本身没有意义,但是拼在一起就成了某种十字花刺绣般的图形”。

小昆丁是凯蒂寄养在母亲家的私生女。康普生太太的冷漠与杰生的残酷(虐待狂者的残酷)使小昆丁在这个家里再也待不下去。一九二八年复活节这一天,康普生家发现,小昆丁取走了杰生的不义之财,与一流浪艺人私奔了。这自然激起了杰生的“狂怒”(书名中的“骚动”原意即为狂怒)。杰生驱车追寻小昆丁,想追回他偷来的那笔钱,他在火车上惹出乱子,差一点送了命。

据《圣经·路加福音》载,耶稣复活的那天,彼得去到耶稣的坟墓那里,“只见细麻布在那里”,耶稣的遗体已经不见了。在《喧哗与骚动》里,一九二八年复活节这一天,康普生家的人发现,小昆丁的卧室里,除了她匆忙逃走时留下的一些杂乱衣物外,也是空无一物。在《圣经》里,耶稣复活了。但是在《喧哗与骚动》里,如果说有复活的人,也不体现在康普生家后裔的身上。福克纳经常在他的作品里运用象征手法,这里用的是“逆转式”的象征手法。

在小说中,与杰生相对立并且体现了福克纳的积极思想的是迪尔西。福克纳说过:“迪尔西是我自己最喜爱的人物之一,因为她勇敢、大胆、豪爽、温存、诚实。她比我自己勇敢得多,也豪爽得多。”同情心永不枯竭似的从她身上涌流出来。她不畏惧主人的仇视与世俗观念的歧视,勇敢地保护弱者。在整幅阴郁的画卷中,只有她是一个亮点;在整幢坟墓般冷冰冰的宅子里,只有她的厨房是温暖的;在整个摇摇欲坠的世界里,只有她是一根稳固的柱石。她的忠心、忍耐、毅力与仁爱同前面三个叙述者的病态的性格形成了对照。通过她,作者讴歌了存在于淳朴的普通人身上的精神美。迪尔西这个形象体现了福克纳“人性的复活”的理想。福克纳把迪尔西作为主人公的这一章安排在复活节,这绝不是偶然的。当然,迪尔西不等于基督,但如果说福克纳有意引导读

者作这样的类比与联想,也不是没有根据的。

从《喧哗与骚动》中,我们可以看到福克纳对生活与历史的高度的认识和概括能力。尽管他的作品显得扑朔迷离,有时也的确如痴人说梦,但是实际上还是通过一个旧家庭的分崩离析和趋于死亡,真实地呈现了美国南方历史性变化的一个侧面。我们可以看到,旧南方的确不可挽回地崩溃了,它的经济基础早已垮台,它的残存的上层建筑也摇摇欲坠。凯蒂的堕落,意味着南方道德法规的破产。班吉四肢发达,却没有思想的能力,昆丁思想复杂,偏偏丧失了行动的能力。另一个兄弟杰生眼睛里只看到钱,他干脆抛弃了旧的价值标准。但是他的新的,也即是资产者们的价值标准,在作者笔下,又何尝有什么新兴、向上的色彩呢?联系福克纳别的更明确谴责“斯诺普斯主义”(也就是实利主义)的作品,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喧哗与骚动》不仅提供了一幅南方地主家庭(扩大来说又是种植园经济制度)解体的图景,在一定程度上,也包含有对当时流行的实利资本主义价值标准的批判。

另外,从这部作品中可以看出,福克纳也是爱憎分明的,他是有他的善恶是非标准的。在他的人物画廊中,他鞭挞、嘲笑的是杰生、康普生太太、康普生先生、毛莱舅舅、赫伯特·海德、杰拉德太太和杰拉德等,他同情的是凯蒂、昆丁、小昆丁与班吉,他满怀激情歌颂的则是地位卑微的黑女佣迪尔西。熟悉福克纳的人都一致认为,迪尔西的原型是福克纳自己家里的黑女佣卡罗琳·巴尔大妈。巴尔大妈进入晚年后,与其说是她服侍福克纳,不如说福克纳像对待长辈那样照顾她。一九四〇年大妈以百岁高龄病逝,福克纳在她墓前发表演说,并在她墓碑上刻了“为她的白种孩子们所热爱”这样的铭文。一九四二年,福克纳出版《去吧,摩西》,又将此书献给她。如果我们说得概括些,那么,福克纳的所憎所厌莫不与蓄奴制和实利主义有关,而他的所敬所爱则都与劳动与大自然联系在一起。

在艺术表现方面,福克纳写《喧哗与骚动》时用了一些特殊的手